

蟋蟀

这一年的夏天，天气特别热，我们溪岭乡虽说是个山乡，白天也闷热得叫人受不了，你浑身脱个精光，只穿条短裤，汗水还是直淌。要到傍晚太阳落了山，方才有风打北干山那边吹来，凉飕飕的，夹着苦艾和松树脂的气息。早早地吃过晚饭，穿上件白布衫，腰间插把蒲扇，我们就到周家台门前斗蟋蟀去了。

这个夏天我玩得挺痛快。因为刚从小学毕业，考过了中学回家来，没有什么暑假作业；合作社社长振根叔也没有来叫我去参加劳动。我趁着这个机会，白天不是游水就是钓鱼，夜里就捉蟋蟀，当然，有时候也帮哥哥做些不费力气的事情。

有一天，福兴和小阿金斗蟋蟀，两个都是“大王”，咬得挺凶。我挤在人堆里，看得正起劲，忽然被人撞了一下，我回头一看，只见徐小奎站在那

里。他说：“吕力喧，快跟我走！”

我问：“什么事？”一边问一边跟他走到大枣树底下。他站下来，从布衫里掏出两封信。“这封是你的，这封是我的，我刚从邮政代办所拿来的。”

我很快看了看信封，知道是从中学里寄来的。我马上撕开口，掏出一张油印信，然后用眼睛很快在信上溜了一下。

“怎么样？”徐小奎凑过来问。

“没取上。”我平静地回答。

“你没取上？”徐小奎叹口气说，“那我的信就用不着拆了。”

我夺过徐小奎的信拆开一看，果然也没取上。徐小奎说：“都没取上。你看怎么办？”

这时，我看见史小芬站在那边。史小芬是合作社社长振根叔的女儿，比我们早毕业，早就参加农业生产了。我故意放大声音说：

“怎么办？自然是安心参加农业劳动呀！我保证为祖国多生产粮食，争取做徐建春第二！……”

可是嘴上保证总是比较容易的。第二天清早，当哥哥把我从凉榻上推醒的时候，我接连打了两个呵欠，不耐烦地说：

“干吗？大清早，也不让人多睡会儿。”

哥哥说：“照我们合作社社员看，天已经不早了。用凉水去抹抹脸，清醒一下吧。从今天起，得早些起来，振根叔已经把你分配在我的生产队里了。”

我跳起来，马马虎虎擦了下脸，拿上顶草帽就跟着哥哥走了。

路上哥哥告诉我，今天合作社开割早稻，先割那二十亩千斤田，这对周围的互助组和单干户是有示范作用的。他说，社里能割稻的人全得参加，要割得快，割得好，不能糟蹋谷子。哥哥还说（大概是吓唬我），要是我不会割稻，可以去带领孩子们拾稻穗，拾稻穗也给记工分的。我向他白白眼睛，说：“谁高兴拾稻穗！虽说我没有割过稻，可是我一拿上镰刀就能熟练的，我保证不比你割得差。”

到了田头一瞧，人可多哩！他们已经在割了。史小芬也把裤脚卷得高高的，弯着腰在割。我走到田塍头，看见赵大云和徐小奎站在那里。赵大云和我们同班毕业的，但是他没投考中学，他早就决定要在家参加农业生产。

一会儿，振根叔来了。他先把我们打量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

“你们没有做过庄稼活，今天倒要考考你们

了。”

我很快回答说：“振根叔，我保证考得上。去年暑假我帮互助组割过一分田的稻哩！”

赵大云没有说话，徐小奎把士林布衫的袖口卷了又卷，就这样，我们开始割起稻来。

我素来是个胆大的人，我一边割着，一边还觉得自己割得挺不错。我记着哥哥的话，稻秆握得松一些，镰刀握得紧一些，手臂要灵活，一挥一簇，挺利落的。我斜眼看了旁边的徐小奎一下，嘿，他落后了，足足落后了五六尺远。后来，我看见他站在那里，在石块上磨镰刀，一定是刀口割钝了。我割了一会儿又回过头去，看见徐小奎还是站在那里，又卷起布衫袖口来了。我一看就知道他是“考不上”了。我早就料到是这样的。徐小奎从小被他妈妈娇养惯了，除了割割羊草，什么活也干不了。我一边想，一边更加熟练地割起来。我相信，我是三个人里面割得顶好的了。……

就在这时候，突然从我脚下跳出了一只蟋蟀。我看得明明白白，那绝对不是一只牛屎蟋蟀，而是一只真正的蛇头蟋蟀，可是跟牛屎蟋蟀一样大。

我扔下镰刀，扑过去捉住了那只蟋蟀。想不到它狠狠地咬了我一口，我手一松，它就从手指缝里

钻了出去。我想，嘿，小宝贝，你是逃不了的，这里没有什么石头缝。谁知道它三跳两跳，跳到我刚才割下的一簇稻秆旁，一下就钻了进去。我火了，捧起稻秆来就抖动，后来甚至把稻秆在地上打了几下。这小家伙终于跌了下来，乖乖地被我抓进了手掌。我一边说：“小宝贝，别乱钻，我要封你做黑须大将！因为你的须很长。”一边从袋里拿出个随身带着的小竹筒，把“黑须大将”关了进去。可是当我站起来回头一看，虽说我是个胆大的人，也不能不慌乱起来——合作社社长振根叔就站在我的背后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振根叔微笑着问。

我觉得自己的耳朵根发热了，可是我还是很快地回答说：

“一只大蟋蟀，振根叔。这一定是只蛇头蟋蟀，它的牙齿有毒。它能把福兴的红头大王打败的！……”

“蟋蟀很好玩，我从前也挺爱斗蟋蟀。吕力喧，我看，你还是去参加他们的小组吧。”他指指后边，“拾稻穗我们也记工分的。”

我急了，就说：“振根叔，我不去拾稻穗，我要割稻。我……我保证以后不再在田里捉蟋蟀

了！”

振根叔笑着说：“不在田里捉蟋蟀了，那很好。可是我刚才检查了一下你割过的稻，你割得很快，只是有些稻还原封不动留在地里哩！”

我说：“我保证再耐心些；我会学习好的。”

振根叔说：“我们要让你学习的，可是今天不行，因为这是千斤田，是有示范作用的。等别的田开割的时候，你再学着割吧！”

结果我被赶上了田塍。幸好，徐小奎和赵大云也已经坐在那里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我说，“好像我们三个人的运气都不怎么好。”

徐小奎朝我摇摇手，他轻轻地告诉我：“别说风凉话。赵大云的脚踝割开了，血流了好多哩！”

我一看，嘿，赵大云真的受伤了。在脚踝上贴着一张观世音草的叶子，血还从叶子下往外淌。

我问：“怎么弄破的？”

赵大云咬咬嘴唇，用手指抹下一大滴血。他眼睛望着田里，低低地说：

“是镰刀割开的。大概是握刀的手势还不对，所以割起来就怪别扭的。”他伸出手，装成握着镰刀的样子，在空中挥了几下。接着，又握紧拳头，

在自己腿上捶了一下。

就这样，我们只好去拾稻穗，而且是跟一些小孩子们在一起。最使我难受的是：史小芬就在我们近旁割稻，她熟练地挥着镰刀，嚓、嚓地割着，当她放下一束稻秆时，还站直身子，把辫子从胸前摆到背后，扭过脖子朝我们笑了一下。

这一天，刚吃过晚饭，我就径直去找福兴。

我说：“福兴，走，我们斗蟋蟀去！”

福兴说：“怎么？又捉到了吗？”

我把蟋蟀盆的盖掀开一些，让他看了一眼。

“这是我新封的黑须大将，是一只真正的蛇头蟋蟀，它的牙齿是有毒的。”这时我稍微撒了一些谎，“我看见一条蛇盘在那里，在蛇的身旁捉到了这只蟋蟀。”

“真的吗？那可有一场大战了！”福兴又兴奋又担心地说，“不过，我的红头大王也不是好惹的，它已经咬败过十二只蟋蟀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的红头大王碰到蛇头蟋蟀，就要吃瘪了，因为蛇头蟋蟀的牙齿是有毒的！”

人们都围拢来了，我们就在周家台门前斗起蟋蟀来。我用引草在我的黑须大将面前一引，它立刻张开一对刀牙，嚙嚙叫着，向前冲去。黑须大将冲

到红头大王面前，两员大将立刻咬住。红头大王用牙齿一掀，我的黑须大将就扑地被摔出了盆子。人们发出了失望的声音。等我从地上把黑须大将放回盆子时，它的两只刀牙已经合不拢了，一条腿也跛了。我把引草在它面前一碰，它回身就逃。大家哄地笑了起来。史小芬朝我撇撇嘴说：“嗨！什么黑须大将，牛皮大王罢了！”

说老实话，这一场耻辱，我是一辈子忘不了的。

我坐在枣树下，眼睛望着对面的北干山峰。这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风吹来，凉飕飕的。我就一个人这么坐着，不想回去。

徐小奎来了，他坐在我的身旁，开始来安慰我：“别难受了。那不是真正的蛇头蟋蟀，不值得可惜。……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声音使我难过起来。远处，一只猫头鹰在叫：“哇！哇！……”声音在山谷里回旋。

我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。我说：“无论如何，今天这口怨气我是一定要出的。我就是去翻棺材板，也要捉个真正的蛇头蟋蟀来。不斗败福兴，我绝不甘心！”

徐小奎说：“我可以帮你的忙。你知道吗？我

们屋后的那块坟地上，一定有蛇头蟋蟀，我每天晚上都听见那里的蟋蟀叫得响成一片。”

我说：“真正的蛇头蟋蟀不是什么时候都叫的，它在二更时叫两声，三更时叫三声，五更时叫五声。”

他说：“那我们就在天黑时去捉。不过，我妈妈要是知道了，一定要骂死我的。她说过，那块坟地上有鬼。”

我不觉打了个寒噤。我说：“我不相信有鬼。你妈妈那里倒容易办，天黑了你悄悄溜出来就是。徐小奎，说到做到。我们今天就动手，捉住了蛇头蟋蟀，算是我们两个人的。”

徐小奎被我说得兴奋起来，他一口答应了。像这样痛快地决定去干冒险的事，在他是挺难得的。

天黑以后，我的哥哥到合作社办公室去开会，我就偷了他忘记带走的手电筒，悄悄地溜到徐小奎家门口。十分钟以后，我就和他往坟地去了。

天空中满是碎云，半圆的月亮时隐时现。周围非常寂静，只有青蛙偶尔呱呱呱呱地叫几声。在远处山谷里，一只鸟在怪声地叫着，很像是一个孩子在哭。

我的汗毛直竖了起来。我叫了一声：“徐小

奎！”

徐小奎靠着我，把我的手握得紧紧的，我感到他的手是冰冷的。当我们走到坟地边上，月亮完全被云遮住了。我们就蹲下来，静静地等着蟋蟀叫，这时，风好像吹得更大了，我虽然把布衫的纽扣全扣上了，还是有些冷。一阵风过，左边那一块长长的茅草地里就发出来窸窣窣窣的声音。徐小奎睁大了眼睛，不断地盯着那些坍了的坟墓，我知道他一定害怕得很厉害。

我说：“奇怪，一只蟋蟀也没叫，是不是因为天凉的缘故？”

徐小奎说：“也许今天不会叫了，我们走吧！……我好像有些不大舒服……”

我知道他在懊悔了。说真话，我自己也希望早些回去，黑漆漆地蹲在这块坟地边上，是很不好受的。可是为了壮胆，我故意轻松地说：“要是真的有鬼出来，我可不会对他客气的……”

我的话没说完，左边洼地上的茅草丛里突然噗的一声，一只鸟飞了出来，把我吓了一跳，背上黏黏的，出了一身冷汗。

徐小奎拉住我的手，低声说：“快回去吧，我害怕……”

我紧张地说：“别响！”只听见茅草里发出嚓嚓的声音，就像是一个人在迈着大步，慢慢踱着似的：“嚓——嚓——嚓——”

我的头嗡嗡作响，心几乎也不跳了。徐小奎整个身子抖动了一下，忽然回头就跑。他跑得那么快，就像什么怪物跟在他背后似的。他在一个土堆上绊了一下，马上又爬起来，向家里跑去。

一会儿，茅草里的声音没有了。我正想拔脚逃走，背后却又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。这时，我几乎完全失去了知觉，我自己也不知当时是哪里来了一股勇气，只记得我回过身去，打亮了手电筒。在电筒光里，我看见一个人向我走来。那人走近了我，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低低地说：

“吕力喧，你在这儿干吗？”

这时候，我的心才又跳动起来。我疲乏得要命，就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长出了一口气，然后说：

“好家伙，赵大云，你可把——你可把徐小奎给吓坏了！”

赵大云笑了一下说：“想不到我们会碰头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也在这儿捉蟋蟀？”

赵大云说：“谁这么高兴，还捉蟋蟀？”

原来他是在这里割茅草的。我们这里柴火缺，

蟋

蟀

011

茅草晒干以后就可以当柴火烧。可是，当我跟着赵大云到割草的地方去看了一下以后，我就知道他在这里割茅草不光是为了烧柴，这里边一定还有别的道理。这一带的茅草长得很茂盛，有半人高，跟稻子很相似。赵大云已经割完了一大片，割过的地上都光溜溜的，一根茅草也不剩；割下的草捆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地上，跟稻田里收割下的稻捆一样。很明显，赵大云是在这里学习割稻子，因为他也刚从小学毕业参加农业劳动，他割稻的本领比我高不了多少呀！

“嘿，你是在这里练习割稻的手艺呀！”我向赵大云说。

“就算是那样吧。”赵大云停了一会儿说，“我过去跟你一样没有割过稻，不学习怎么能会呢？”

“可是你为什么白天不学，夜里来学呢？”

“白天那样忙，我要拾稻穗，又要帮助妈妈打水、喂猪，哪有时间呢。”赵大云回答，“再说，这是我学习割稻的笨办法，要是给人看见了，怪不好意思的……”

他嘱咐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。我答应除了徐小奎之外，不给任何人讲。我说，徐小奎一定认为今天遇到鬼了，为了破除他的迷信，我必须讲。

赵大云同意这样。然后，他把割下的茅草捆收拾到一起，我们就一起回家了。

后来，二十亩千斤田割完了，其他的早稻田也开割了。我们又拿起镰刀，在振根叔的监督下“考”了一次，结果，我仍然没考上。这一次，我根本没在田里捉蟋蟀，连脚旁的一条泥鳅我也没碰一下。我十分专心地割着。可是振根叔说，我割得仍然很毛糙，简直没有进步，甚至比上次更差。要是都这样割法，我们的产量顶少也得打一个八五折。同时，他大大地表扬了赵大云，说他进步快极了，说他割得仔细、利落、合规格，足足可以评上九分！他说：“这才是真正的高小毕业生哩！”就像我是个冒牌货似的。

徐小奎呢，从那天晚上逃回家后，接连病了三天。我把赵大云夜里练习割稻的事告诉他，他还有点不大相信。他妈妈背后把振根叔痛骂了一顿，说是他把徐小奎逼得太厉害了，大热天硬要一个孩子去割稻，急出了病。从这以后，就再也不让小奎来割稻了。

不久，赵大云就算是一个真正的社员了，每天晚上跟大家一起评工，开社员大会时偶尔也发表一些意见。我呢，还是干些不三不四的零活，有时随

着社员们学着割稻，有时车水，评工时只捎带着给记上一二分。早晨和晚上，我还是到处捉蟋蟀。

一天傍晚，我们都在周家台门前闲聊，赵大云刚从河边洗罢脚回来，他从袋里掏出个火柴盒子，笑着说：

“我也捉到一只蟋蟀，不知道有没有用场。”

我们都奇怪极了，我说：“咦，赵大云也捉蟋蟀，那么狗也会捉耗子了！”

徐小奎说：“你捉到的是什么蟋蟀？是蜈蚣蟋蟀，蜗牛蟋蟀，蛇头蟋蟀，还是别的？蜈蚣蟋蟀身子是红的，挺厉害，可是怕蜗牛蟋蟀，因为蜈蚣是怕蜗牛的……”

我打断了他的话说：“别跟他缠了，他第一次捉蟋蟀，懂得什么！让我们看一看他的蟋蟀吧，也许根本不是什么蟋蟀，只是只灰蟑螂哩！”

赵大云等我们说完了，才慢慢地打开火柴盒，让我们看了看蟋蟀。

我看了一眼，心里就有些妒忌，因为这是一只挺大的蟋蟀，它的头是黑色的，发着光。

我赶紧跑去把福兴叫来，就帮着赵大云，和福兴斗起蟋蟀来。

看的人很多。赵大云的蟋蟀看起来有些笨，起初停在那里，动也不动，就跟赵大云自己差不多。周围的人正有些失望了。忽然，它的须子动了一下，就慢慢地向前走去。当福兴的红头大王一冲过来，赵大云的那只马上猛扑上去，一口咬住了红头大王的脖子，立刻把它摔了一个跟斗。我们都不觉喝了一声彩。接着，两只蟋蟀就扭在一起，猛烈地斗起来，简直分不清楚了。起先，红头大王占了优势，它咬住了敌人，直把敌人推到盆沿上。这时，它就胜利地叫了起来。可是接着情势就起了变化，赵大云的那只猛地咬住了红头大王的脖子，把红头大王咬得翻过身来，在地上拖了两个圈子。这样一来，红头大王的威风就消失了。接着，红头大王又在肚子上、尾巴上，吃了几下亏，它挣扎着再想拼一下，可是赵大云的那只一口咬住了红头大王的牙齿，把它摔出了“战场”。

这一场恶斗，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。大家也都看得呆住了，忘记了喝彩。结果是：赵大云得胜了，他的蟋蟀获得了“黑头元帅”的称号。

这以后，我们斗蟋蟀的情绪更高了，因为出了一个新的“元帅”，谁都想去试着斗一斗。赵大云是“来者不拒”，只要是在吃过晚饭去找他，接连斗四

只他也肯，可是谁也不能把这位“元帅”斗败。

又过了几天，那时天气已经渐渐凉爽起来，我终于在坟地上捉到了一只蟋蟀。这不是一只普通的蟋蟀，它的背上有一点红斑，我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。吃过晚饭，我甚至连脚也不洗，就跑去找赵大云了。

我说：“赵大云，快走，这一下你的黑头元帅要坍台了！我捉到一只真正的蜈蚣蟋蟀，它的背上有红点。”

他说：“什么黑头元帅，我早把它放掉了。”

“你扯谎！”我吃了一惊，大声嚷了起来。

“真是这样。我真把它放掉了。老关着它有什么意思？我也没有这么多的空闲。这几天，我在学犁田，犁田真有意思，比割稻还难……”

“你！你……你这算什么？”我失望得几乎流下了眼泪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我就举起蟋蟀盆，狠狠地把它摔在地上。盆子破了，摔断了一只腿的蟋蟀，从破盆片里往外爬着。

当天晚上，振根叔把我叫到合作社办公室去。他让我坐在他对面，给了我一架算盘，然后缓缓地说：

“这里有一道算题，请你马上算出来。有一个学生，他考语文得了七分，考算术得了九分，考

自然得了十分，考音乐也得了十分，考体育得了六分，你算一算，他一共得了几分？”

我马上回答说：“四十二分。”

他又说：“那么，另一个学生语文是四分，算术是三分，自然是七分，音乐和体育都是八分，他一共……”

我不等他说完就回答说：“一共是三十分。”可是，我心里直奇怪，难道真有这样的学生吗？我不知道他们学校里是采用五分制还是百分制：要是五分制，他一门功课怎能得九分、十分呢？要是百分制，那这两个学生可就太糟糕！

振根叔看出我的怀疑，他说：“傻瓜！这不是学生的考试成绩，是两位社员的工账。好吧，这一回算你考上了。”接着，他告诉我，最近又接收了二十户新社员，合作社扩充了，所以得增加一个会计人员。最后，他郑重地说：“从明天起，你就是我们社里的会计助理员了。”

第二天，我一早就到合作社办公室去，开始了我的工作。打这以后，我不再捉蟋蟀了，因为我的工作挺忙，而且，自从赵大云把他的“黑头元帅”放掉以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大家捉蟋蟀的劲儿就都消失了。